恩福堂筆記

恩福堂筆記卷下

吉林英和撰

國朝四代翰林之家爲靜海勵杜訥勵廷儀勵宗萬勵守謙常熟蔣伊蔣廷錫蔣溥蔣檙無錫秦松齡秦道然秦蕙田秦泰鈞商邱陳濂陳杲陳焯陳壇其中有

特授翰林或由庶吉士改官者如勵杜訥以中書舍人授編修蔣伊以庶吉士改御史陳焯以庶吉士改主事惟秦與余家父子孫曾均由庶吉士授

職編檢秦道然與秦靖然兄弟皆入詞林余長子奎照次子奎耀亦先後忝列清華次孫錫祉館選時潘芝軒相國贈詩有父子孫曾五翰林之句誠僅見也

翰林院柯亭劉井有名而無額嘉慶甲子
聖駕臨幸前余書以榜之

翰林中例派能文者司撰文文成付繙書房繙譯嘉慶甲子秋和以軍機大臣隨扈灤陽一日奉
旨今年九月祭

陵應製新文爲期已迫汝可自爲之命滿洲章京
繙譯遵卽撰成時昌太守宜泰以主政直軍機班
交其繙譯文內橋山在望萬年深弓劍之思畢陌
恭臨六載積露霜之感一聯昌君繙橋山爲
東陵畢陌爲
裕陵此離漢文而繙意者尙不失繙譯正傳也
孝莊文皇后升遐事在康熙二十六年翰林院文
檔載奉安
昭西陵文爲雍正三年其文曰迫及

上賓豫頒
懿訓謂
太宗之山陵已久卑不動尊惟
世祖之兆域匪遙毋宜從子我
皇考祗遵
慈旨俯詢僉謀爰卜佳城遂成福地云云當日奉
暫安處至三十八年之久葢愼之也
先文莊公嘗云明季翰林院文章爲其時所嘲笑
我 朝則文教光昌迴超前代乾隆年間以徽州

汪文端公有著作才官至內閣學士仍兼翰林院撰文歲戊辰

孝賢純皇后大事

純廟召文端諭曰當日　慧賢皇貴妃薨定謚時孝賢純皇后泣曰我朝后謚上一字皆用孝字倘許他日謚爲賢敬當終身自勵以副此二字今不幸竟于孝賢之謚其將此意作爲祭文文端所撰文云尚憶宮廷相對之日適當慧賢定謚之初后忽哽咽以陳詞朕爲欷吁而悚聽謂兩言之徵信

傳奕禩以流芳念百行以孝爲先而四德惟賢兼備倘易名於他日期紀實於平生豈知疇昔所云果作後來之讖在皇后貽芬圖史洵乎克踐前言迺朕今稽古典章竟亦如酬夙諾興懷及此悲慟如何此文前後記憶不淸而敘事精詳情文委婉豈專以詞藻爲工耶

開全唐文館時余奉

詔偕館臣詣　西苑之萬善殿檢閱佛書旣於釋藏經律論疏中採出唐人序論若干篇又於舊淸

涼山志得王子安文一篇唐西域記得元奘表啟十餘篇惟慧苑華嚴經音義今藏無之復購得舊時北藏本錄其原序一時搜羅可稱宏富
先文莊公鄉試房師爲宜興任釣臺先生先生於
雍正十年因講性理稱
旨以新進士授翰林院檢討詞林典故載先生以庶常授編修者誤也近閱先生曾孫吉士泰所擬補儒林傳引先生原文及自陳疏遺稿始知當日修書失考特爲標出留待續修時正之

先文莊公初入詞林往拜前輩至德松如先生第求面時先生已退居延至上座談未久閽人報陳翁來起視乃榕門先生也松如先生云老先生為同館友伊乃及門幸毋謙先公遜謝先生執先公手仍請上坐先生居主席榕門先生隅坐坐談一時陳先辭出松如先生起立不送先公欲行不可欲送不可徘徊良久乃辭出先生則送至大門介受茲先生與先文莊公契好有年乾隆初年視學滇南致先公書稱老先生此前輩稱後輩也莊

滋圃先生為先公書條幅稱某某老先生侍某此後輩稱前輩也

余初入詞垣往謁費東皋先生延入廳事公自屏後叱僕人曰來客攜有紅氈㛮會否則辭之僕人對以有公補服朝珠從屏後出行交拜禮畢命坐開口先責曰老先生乃翰林世家不應首壞風氣因請其故則從僕人手接余原帖示曰帖字過小其實余帖上字已徑六七分因談時文深慨近人不讀書不講理法出落復及古文原委時三伏中

自朝餐後正衣冠危坐兩三時許汗如雨下饑腸雷鳴乘間告退送至門仍曰將帖上字展大明日再來前輩古風於今僅見至前後輩稱謂舊傳有制數百年來遵守未易近時前輩與後輩帖間有用同學愚弟者撝謙過甚非舊制也

進士同年之稱自唐已然於同年之父唐人謂之年丈人今之稱年伯者俗也同年之祖舊稱年祖今之稱太年伯者亦俗也古人最重師法故同門之誼尤切乾隆中猶有門伯門姪門兄門弟之稱

今則無是矣

桂文敏掌翰林院事莅任之初時翰林中文敏之前輩甚多例具名柬有謂宜用晚生者有謂仍用同學弟者議莫決時孫嘉樹前輩降補編修至署中用侍生衆請其故先生曰新院長任吏部五部侍郎例向吏部侍郎稱侍生用此稱謂蓋已與掌院並列矣非謙也於是始定

乾隆年間豐公盛額汪文端公由敦同任大司農一日豐公欲商公務候於　乾清門文端入豐公

趨前呼汪大人者再皆不應豐公又呼之文端則曰弟不才以庶吉士授編修言訖拂袖去豐公不解問之劉文正公文正曰汪公怪公不稱老先生而稱大人耳古風今不復見矣

余幼時見先文莊公與人書札用紅柬加以白摺副啟貯以白軟封上貼紅簽加封二字外用護封另有所云則用紅帖習見之而不解副啟之意後見收藏家明人尺牘白摺每頁八行腐爛詞胥隸書蓋正啟也外有副啟則文人筆即夾單也今則

副啟歘封均不復見矣

先文莊公與金壇于文襄公同年每致書到粵皆以白摺副啟親書每頁八行行草相間旁批添注滿幅淋漓每信必垂問及余詞意多如家言而紅柬所書年眷弟于某頓首拜九字一行居半頁之半上下不留一分大學士體制也

先文莊公撫粵撫閩每示余曰今不逮古司道俱稱大老爺又示介受兹先生與先公尺牘云近乘太守某太爺之便曾泐數行云云是乾隆初年知

府尚無大老爺之稱廣東高要縣七星岩之水月宮有崇禎初年總督熊文燦塑像牌書熊大老爺是前明督撫亦不稱大人也

勝國三主禮闈者當時人豔稱之若我　朝熊孝感先文莊公王韓城曹歙縣皆五充會試總裁尤爲盛事先公任大宗伯有年至乾隆甲辰科繪春官桃李圖徵詩

乾隆癸未先文莊公主禮闈得湖南卷一極賞之定草榜時同事以小疵黜去先公力爭不可因錄

其三藝攜至直舍先世父文恭公索題名看太息曰湖南有一佳卷未售先公出所抄三藝送觀先世父云即此卷其人名張九鉞先公領之同事者色沮薄暮歸第張候已久痛哭拜於門下是科闈中閱卷號簿先公手注精細無一率筆尊藏為家珍曹文正公有跋

先文莊公中第後入內備揀選同衆排立適鄂文端張文和兩公偕往軍機處文端視先公云此君英年已成進士文和荅曰此吾會魁也文端云不

獨文佳貌亦出衆當爲首選蓋其時新進士　朝
考分去取復選人材排單黏黃簽有人入選文入
選人文俱入選之別
乾隆癸丑會試中額一百二名覆試磨勘罰科者
二十九名本科　殿試只七十三人加以補試者
共八十一人八旗惟余一人引
見時當道者不欲余獨占一排排於三鼎甲之末
搠見也

覃溪先生乾隆丁卯舉於鄉壬申

恩科入翰林與先季父巽齋先生爲同年重宴鹿鳴時與次男奎耀爲前後同科嘉慶壬申無會試逮甲戌宴恩榮時又與長男奎照前後同科淵源相接人尤豔稱之

先同年而後師生習見事也乾隆甲午鄉試吳稷堂先生以舉人學正司分校恭蘭岩先生出其門迨戊戌同捷春闈是先師生而後同年誠僅見也

故事業師中第出弟子之門榜發後弟先拜師意謂辭師師隨來謁弟從此稱謂改易矣余乙丑會

闈得那竹汀竹汀鄉試出先文莊公門余以弟呼之命兒輩仍稱世叔又和仙圃爲壬子同年余亦以弟呼命兒輩仍稱年伯壬午復主禮闈是科殿試大兒讀卷鼎甲庶常諸君來謁欲稱余爲太老師余不可引先訓告之曰辛丑先文莊公與及門沈雲椒先生師生同主禮闈徹棘後示諸通家云嗣後如與汝沈師同坐不得不尊爲太老師否則不必易稱至吾兒君等當稱世叔此即尊汝沈師矣

先公會試中第十六名原薦爲帥蘭皐先生後撥入陳可齋先生房近年鄉會試各房房首無撥房者非故事也

嘉慶辛酉典試江南入闈後向同考云閱卷不可輕棄批卷不要泛語各房中額既不能勻有無房首亦不能定例有撥卷之條諸君勿存成見迨寫草榜日一房中中元魁者三而無房首者兩房庚申北闈定元時余與劉雲房陳春潊兩前輩各出貝字號卷皆周石芳房壬午會闈元凡三易皆魏

笛生房房運之說信有之嘉慶己未會闈分校十八人中蕭崑田章桐門兩給諫金蘭畦方葆巖兩邸中與余五人皆上年未經考差者入闈之次日方為余卜六壬斷云房運得中房首列名非四即八英年有才華而非玉堂選後皆驗然四與八終不能定猶遜前人一籌余三主禮闈乙丑科已公定前十卷交知貢舉進呈矣挑燈與大庾戴文端公勘闈墨所刻試帖詩檢出第五名安徽卷詩內重韻當將十卷取回而

第五名硃卷不誤因再將各卷細閱第八名江西
硃卷重韻隨以湖北卷易之同事欲將江西卷黜
落余疑係謄錄訛寫若本生不誤豈不可惜因共
商置之殿榜另備江西卷俟填榜時看墨卷誤則
中備卷不誤仍中此卷及閱墨卷果無誤乃將備
卷取中謄錄中者為彭邦疇也已巳科公定江蘇
省會元已三日矣青陽王文僖公忽執浙江省卷
欲易之而同事皆不欲易文僖公曰江蘇卷文三
篇誠足以之冠多士惟試律及經藝策對皆不若

浙江卷以之易江蘇卷諸公不必復疑顧元熙遂爲第二人孔傳綸列榜首矣壬午科亦係定江蘇元三日山陽汪文端公欲以廣東卷易之余不可文端公曰先生曾云江蘇卷微有不滿意處何不試閱廣東卷余時發喘症精神委頓進卷之期又迫遂請同事公定元卷翁心存卷抑之第二十一名呂龍光中元矣科場事不獨去取有數存即名次先後亦均有一定其不能强也如此

康熙丁酉江南鄉試題爲子貢曰貧而無諂全章

外間有黃鶯兒詞一首以譏諷場務次年興大獄革去二十餘人道光乙未順天鄉試
命題爲未若貧而樂兩句是科亦革去數人不到覆試者幾數十人不知此章書內出題何以必有事端抑適逢其會耶然人言直省鄉試不宜出大學題出則闈中必有火災吳健庵先生於嘉慶戊午典廣東試事題爲此之謂絜矩之道是科謄錄所遭回祿趙鹿泉先生戊申試江西出十目所視二句至爲文祭告乃發刻是科竟無恙此又何理

也

湖南傳廉訪鼐凤精奇門術嘉慶庚午鄉試士子出闈後傳將往查苗疆云闈中恐有事囑提調諸人加意未幾果有主考家人刺傷內監試黃太守洽一案其術可謂精矣

人嘗以不學無術亡命之徒二語嗤人殊不知千古來事業炳旗常如霍子孟寇萊公者方可當不學無術之名而亡命者多大英雄人豈易當哉憶當年座主王述菴先生云陳桂林相國任司道時

與上憲論事不合上憲斥以迂闊公謝不敢當上憲訝問之公曰迂者遠也闊者大也憲期以遠大安得不謝

桐城張文和公秉鈞既久有自危之心恭和御製風鳶詩有九霄日近增濃彩四野風多仗寶繩句

純廟深憐之先世父文恭公恭和御製夷齊廟詩有西山薇蕨甘如薺南國壺漿採若湯句亦爲

純廟所賞
新庶常入館後會齊拜前輩謂之大拜前輩推科
分最深者擇日至館中行交拜禮謂之荅拜乾隆
癸丑科荅拜者爲無錫嵇文恭公雍正庚戌入
詞館至時已再赴恩榮宴之次科矣荅拜日以筋
力難爲禮免交拜屬長揖坐談良久謂余曰尊公
文學爲海內宗而行誼尤吾所欽仰故當年挽聯
有古道追維五十年之句令伯不獨文章足傳世
其度尤非人所能及向不諳習清文曾充　經筵

直講講章爲風所亂竟不能卒讀從容閑雅掩書退班若無其事者然迨禮成免冠請罪同列無不折服次年　經筵後英文肅公忽貽以詩改人面桃花舊句爲書篇依舊舞東風且索和章令伯以文肅交素淺何以見譏因和句云至今猶畏打頭風豈知文肅承

上命捧詩而來也吾家故事於數十年後得聞何幸也

乾隆壬子秋闈揭曉後謁座主青浦王蘭泉先生

先生曰僕與君家有舊乃壬午考試差題爲富而可求也試文爲令伯所賞拔爲第一　其時卷尚未糊名執卷向同事梁文莊公云貴通家王某能于寸晷中成此妙文而吾亦可謂老眼無花矣梁文莊公傳語屬往見僕以文字受知誼不容卻遂投刺執弟子禮今君復出僕門且闈中試卷爲僕所先賞淵源有自爲之心喜

余於嘉慶辛酉初直　內廷時晤大興朱文正公諸城劉文清公韓城王文端公富陽董文恭公南

昌彭文勤公彼此稱公不稱前輩

嘉慶年間

實錄館議敘有以過優爲言者

上以語紀文達公將裁抑之公不置可否但云臣

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進者唯友人家倩臣題

主或作墓誌銘雖厚幣亦收受

上乃曰然則朕爲

先帝施恩亦何不可乃置不議

嘉慶某科考差後外間宣傳前十人名姓有御史

密奏
睿廟召紀文達公論其事公奏曰臣即漏洩者
上問其故復對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久吟哦閱卷時記誦其句出而告人欲訪爲何人手筆此所以漏洩矣
上含笑遂寢其事公之言語妙矣

文達公與文清公談佛法文達云我則冥然罔覺悍然不顧文清答云先生抉釋典之要鍊成八字恐先生手有芒刺即知痛耳兩公相視而咲

劉文清公熟於史漢博通前人詩古文詞尤精內典旁及說部一日侍坐謂余曰曾閱坊間小本平話否以無暇及此對公笑曰是尚未能傳衣鉢蓋公天資超邁每於俚言瑣事中悟出正道

紀文達公出劉文正公門與劉文清公相友善文達凡自製聯語皆求文清書余所知有浮沈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習氣未除猶識字名心已退不談文兩登耆宴今猶健五掌烏臺古所無又嘗見文達與董文恭公太夫人輓聯云富春江

萬古青山阡表長留慈訓能成眞宰相斯與堂九年絳帳食單親檢舊恩最感老門生又福貝子卒於湖南軍營加郡王銜在苗疆建祠文達聯云汾陽王名位相同功業常新萬里有將軍壁壘忠武侯經綸未盡英靈如在百蠻拜丞相祠堂文達嘗日隨口成吟或集成語多妙絕其輓朱笥河先生一聯云學術各門庭與子平生無唱和交情同骨肉俾予後死獨傷悲二公所學具見於此而語尤眞摯且非文達亦不敢作此語不知世有筆之於

書薈萃成編者否

予昔與大興朱文正公同值　南齋一日文正曰北方氣候苦寒時蔬薦晚當此春部佳麗南省已挑菜盈衢家家作春盤之會矣猶憶家竹君兄於當年多方搆覓極盡新蔬之品約士大夫宴集於家坐上客滿或琴或書或對楸枰或聯吟或屬對勾心鬥角抽秘騁妍酒酣耳熱之時同人有以太極兩儀生四象命對者滿座正凝思間忽報紀曉嵐至至則狂索飲饌同人即以前句示之僉曰對

就始許入座否則將下逐客之令矣曉嵐應聲曰春宵一刻值千金吾儕甚無暇與諸君子爭樹文幟也坐客聞之無不絕倒文達公無書不讀過目成誦枕經胙史淹貫百家即信口詼諧便成工對其敏捷尤深入欽佩

劉文正公以刑部尚書奉使外省假道山東適竇東皋先生家居獻一聯曰尚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曹文敏公文埴以右庶子視學江西時曹文恪公秀先家居獻一聯曰韓愈官爲右庶子莊周篇

有大宗師彭文勤公視學浙江時杭州守爲邵公齊熊公贈聯曰杭州太守湖山美康節先生安樂窩皆可云典切前輩於酬應文字不苟如此

乾隆戊申

高廟語彭文勤曰九列中學問優長只汝等數人皆須日直　南齋奉使外省幾無人究竟除　內廷諸人外文理佳者爲誰公以趙佑對故鹿泉先生連充戊申己酉江西考官而此兩科中文勤不命子弟歸試其愼密如此

乾隆戊戌五月隨侍先公赴閩撫任道出杭州值
先公六十壽辰中丞學使分日爲賀此余得瞻彭
文勤公之始也迨余入詞垣公爲大教習官課外
私第請業公曰向讀之經書不可拋荒已讀之詩
文仍未足應將文選及唐宋詩醇文醇盡卷熟讀
可爲好翰林矣余因是加勵庶常館課日所作輒
面奬嘉慶壬戌與公同掌院事一日公告余曰內
子昨問新院長爲誰荅曰乃曩在杭州汝亦見過
甫八歲之英世兄二老同深歡歎故癸亥公捐館

時余哭之痛獻聯曰閩嶠奉行興道出臨安絳帳摳衣纔八歲蓬山陪末座職猶弟子玉堂撰杖忽千秋蓋紀實也

曹文正公爲先公乾隆辛丑春闈所得士余年來養病家居公嘗過存因其履聲橐橐命兒輩扶掖而行並請肩輿入門以省步履公以師門堅辭不肯此亦古道之一端也

業師李靜菴先生諱深源松江華亭人乾隆丁酉舉於鄉屢困南宮不得已就縣令分發楚北適荆

州府松滋縣有幼孩王五子死於野失去耳環衣服一案令某傳訊屍場鄰舍廿餘人多日不成讞上憲調先生攝縣事先生先赴屍場相驗歸傳舍時天寒雨雪改裝易服率幹役私出行至卜肆中卜者將闔戶役詭稱遠鄉人偕外省友來看驗屍天晚腹飢求食先生遂出金卜者欣然爲炊黍閒話中先生問近日問卜者多否卜者對以少惟早間有本處十六七歲童子名鮮旺兒來測字隨手檢出鵙鴞之鴞字遂戲之曰有梟首之象先生問

其人何若卜者曰其人曾與王某家爲義子因其無賴逐出問所居則相距不遠先生辭卜者率役尋至其處令役突呼鮮旺兒名其人即於草叢中跳出驚問爲誰答曰我爲汝舊鄰隔數年何即不識耶今欲往某村路徑不熟倩汝借往以錢爲謝鮮旺兒初猶以路遠天晚辭先生復出金始允諾旋語之曰汝隨身物可攜行失之非我事鮮旺兒遂於草中拾取一小袋同行將近傳舍先生令役伴之先入傳舍添飭數役帶至案下拆閱袋底得

質票即命取贖乃耳環衣服令屍親識認屍親一見即號咷臟已確鑿而犯供堅不吐實又其體頗瘦弱難以刑求先生反覆開導窮晝夜力乘其飢渴以飲食誘之始供認不諱先生不待案成先釋鄰舍之無辜者曾紀以詩云不是衝泥親冒雪無辜枉累廿三人嗚呼可爲讞獄者法矣

我　朝經學昌明顧閻導其先聲江戴振其嗣響乾嘉之間程瑤田之通藝錄淩仲子之禮經釋例段若膺之說文解字注張皐文之虞氏易誼王伯

申父子之經義述聞漢學遺風大暢宗旨近阮相
國刊
皇清經解著錄百八十餘種固已卓絕古今矣郎
余及門中亦不乏人如桐城馬元伯瑞辰作毛詩
傳箋通釋涇縣胡墨莊承珙作儀禮今古文疏義
程嚴鐵橋可均作儀禮古今文異同說爾雅一切
注音義唐石經挍文俱不愧作者而揚州焦禮堂
循所成就尤偉其孟子正義高出邵武士人難以
消息討至於易學別有心得所謂旁通相錯時行

諸義皆鄭荀諸儒所未發凡通釋二十卷圖畧八卷章句十二卷余曾序而刊行之正易學中一大家也

士貴通經並宜讀史幼時誦經之餘將無錫杜紫綸讀史論畧成都揚用修廿一史彈詞盡卷熟讀再閱涑水通鑑朱子綱目了然於胸然後讀全史本紀列傳遇事始有把握

考蘭亭者歷朝不知凡幾在朱子時已有聚訟之譏余家舊存數十本今皆散佚矣嘉慶丙寅奉使

路出平陽時劉松嵐觀察河東談及向在維揚曾見松雪所跋獨孤本眞跡近爲江南觀察以八百金售去其名甚秘迨行至西安作札屬兩淮鹺使額約齋少司農訪之比得覆書知爲吳杜村物蓋爲二卷定武蘭亭及董思翁各家跋裝一卷八百金售與蘇藩之吏又取宋拓蘭亭並松雪各家跋裝一卷八百金售與河庫觀察談韜華師次年丁卯因公赴清江晉謁時師即出示且命攜至傳舍公餘另摹以呈因得一月親炙古人既爲師臨一

過又自臨一通瀕行時師以爲贈辭不敢領師曰吾知君意今亦不强來歲有卓薦入都之行再當攜贈未幾師歸道山署中不戒於火此物罹刼師母推師遺意檢寄燼餘同年李春湖代裝成册翁覃溪先生爲之細考長跋詒晉齋南韻齋並索觀題識逾年詒晉齋得松雪小楷法華經三册之一亦半燬於火完字五千六百二十有七以半殘微闕者補之得字六千百四十有三壬以見贈并云歸尊齋以配趙跋蘭亭可云兩美

淳化閣帖經前賢考證字跡之眞僞篇幅之訛錯標題之荒謬摹刻之未善選擇之未精即起王著於九京殆無詞以解矣余借觀金匱孫氏家藏千金帖爲蟬翼拓銀錠櫝本涇南張文敏細批詳釋並寫小像於末以贈桐城張晴嵐先生先生復添寫已像所以價貴者重文敏也適余購得覃溪先生手錄法帖附記四册遂按文敏所書錄於其上仍俟有善本重錄之

淳化所刻柳諫議諸帖大興翁氏云或出刻手未

精不知柳之行書果如此否又云閣帖不取顏而取柳取柳又非煩赫者余謂柳楷以魏文貞家廟碑為易學惜其碑剝蝕過甚可辨之字不能成句然善學者當具正法眼古云得名跡數行學之便可名世豈在多耶

寶晉齋帖紹興間曹之格刻於無為州學右軍書五冊黃庭樂毅曹娥諸小楷書極精草書亦可補淳化所未備帖亦金匱孫氏物文靖以余戊子秋赴龍江無帖可臨郵以見寄終日展觀愛不釋手

乃於丙申春圖像於後帖在康熙年間爲西安物
考西安號挹樓氏胡爾哈鑲紅旗滿洲人曾任護
軍參領以武人精楷法考證詳明是深於二王書
者爲之傾慕

雍正乾隆間尚歐書結體長骨肉勻得率更正傳
不務稜角峭厲學歐書當以化度寺邕師塔銘爲
法而難得善本南海吳荷屋於嘉慶甲子分校順
天鄉闈得桐城姚生某生以此碑爲贄蓋宋仁宗
時范氏書樓原石拓本顧氏玉泓館所藏者也凡

得六百八字爲世所稀見余時方搜輯唐文據以著錄復藉翁覃溪先生四百六十字宋拓本洪鈴菴修撰二百六十字宋拓本成哲親王九百三十字宋翻宋拓本趙謙士八百八十二字宋翻宋拓本與及門孫文靖徐星伯互相考較以吳本爲主闕者補以成府本又以三本叅補之文靖手錄成册具注諸本於下文存千有十六字僅闕四十餘字丐詒晉齋重書一遍荷屋手摹上石誠快事也先是荷屋因公落職無力捐復乃商於桂文敏將

玉泓館所藏本以八百金售與成府成府以還僾四兩交余變直以償至後以原本贈姪榮恪郡王荷屋於戊寅觀察陝茇留石爲別余珍而藏之旋失於道光戊子

成哲親王爲

孝聖憲皇后所鍾愛

升遐之際

頒遺念得陸機平復帖王寶之此詒晉齋所由名也

成哲親王書自幼習趙妙得神理年五十一隨扈灤陽始改入率更之門逾數年以當日書洪範經二寸餘大楷掛幅霉損十二字令余補成辭以不敢續貂尺牘往來者數余曾輯王二十餘年手札裝成十巨冊其餘所書卷冊屏對尚不下數十種今與劉文清公所書並失之

余幼時習字臨摹多寶塔及冠檢先人書篋中得松雪與子英學士手札墨跡遂日日仿之是為學趙之始後列諸城文清公門嘗領論書餘緒又嘗

侍公揮毫累幅作字用筆之道一日公出趙跡二贊二圖詩大字卷于董華亭所稱以曾公送明遠敘兼米海嶽法者示觀余愛不釋手公卽慨贈有一生學之不盡聊當衣鉢之語余拜受歸因名書舍曰藏松

內廷編緝書畫時在嘉慶甲戌乙亥直　南齋者余與黃左田姚秋農奉

命以詹事吳其彥庶子張鱗侍講顧皋中允沈維鐈修撰吳信中龍汝言編修朱方增黃中模襄厥

事仿乾隆丁亥年　懋勤殿寫經故事也余因得徧觀古人名蹟見趙文敏書輒以油紙摹出益信趙書於魏晉唐宋諸賢筆法無不薈萃貫通而成大家迥非氊蠟所能傳者

內府收藏趙跡甚富余皆得見益知世行拓本大半圓熟而非其至者也董跋亦復不少有云趙書多爲贋本所亂鈍滯臭與不少又云子昂書中龍象同時人受其益者不少況闔閭之近宜其一家以筆墨流傳又云趙書自二王後直接宗派非唐

人所及又云余書似可直接趙文敏又云今老矣方知吳興之勁又云余所書不如趙松雪與中峯和尚一百八詩之妙觀此數跋則傾倒者至矣劉文淸公稱趙爲書中之聖成哲親王爲余跋趙跡云董思翁中年以前每好短趙最爲失言

劉文淸公嘗云吾生平有三藝題跋爲上詩次之字又次之余因請曰師書名遍中外朝鮮人亦求書何謙爲師曰吾非謙也小就不肯大成未能今尚有騎墻之見耳公詩不存稿身後經姪孫燕亭

太守各處搜羅刻以行世雖其中遺佚不免然讀者可知師之詩學不讓古人也

內府藏有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長卷山水人物樓閣橋梁無不畢具蓋畫者結念中原亦若林洪西湖詩句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意卷末有湯卿裝小字標識此王鳳洲家致禍之由而好事者因有一捧雪傳奇之作至一捧雪

內府分列乙部嘉慶年間

天語曾及之余固未得見也

嘉慶甲戌奉

命續辦 石渠寶笈三編得觀歷代名蹟中有明

帝出警入蹕二圖向標爲明世宗像出警圖則戎

裝乘騎入蹕圖則常服乘舟舟將入城狀而城闕

橋梁宛然西直門高梁橋也心竊疑之明世宗自

楚藩入繼大統不應進西直門且其時世宗未冠

亦不應面有微鬚遂與同事徧查明史本紀得武

宗戎裝送葬一事既與出警圖之末點綴山陵景

象脗合又與明季昌平河運糧可達西直門之路

無差因改標題並識於書

余於乾隆甲寅偕同年張堯友葉琴柯過長春寺訪觀九蓮菩薩畫像僧出一軸文像戴毘盧帽著錦袈裟持如意坐蓮臺上並無九蓮菩薩字樣但有金書崇禎庚辰年恭繪七字考日下舊聞載原供勝朝神宗生母孝定李太后與烈皇生母孝純劉太后二圖則所見者孝純也孝定之像不知所在踰四十年於城西八里莊慈壽寺得見孝定李太后九蓮菩薩絹本畫像與寺碑摹刻者分毫不

宬應爲明神宗時所供奉者而舊聞所載長春寺收藏之說豈原有二軸耶抑後人自慈壽移置長春又遇好事之人仍歸原寺供奉耶記以存考

舊日家藏硯甚富而余最賞者嘉慶丁卯夏在袁浦河帥戴可亭先生所贈二硯一爲管仲姬小端硯縱三寸橫半之篆刻道昇二字外匣銅鑿連環式青綠可愛裏綴沉泥匣底蓋俱可用一爲竹垞著書硯質爲蕉葉白約八寸許不雕琢四邊微起背鐫竹翁戴笠半身像上刻曝書亭題硯古風一

首今俱不存道光己丑居龍江每揮毫無適用者因憶戊子春在袁江曾見張芥航河帥案頭所置舊端硯頗發墨馳書索得命名海天浴日至今用之

嘉慶壬戌秋余佐榮恪郡王管理行圍事遍歷木蘭十三圍深林大嶺並轡偕行王見枯松橫路輒命護衛取之歸仿格致鏡原所載製墨法爲之曾以見贈其黑如漆而無渣滓成哲親王云可敵雍正年間松烟不似近來徽墨之謬也

楮歐非精筆不作書趙文敏書中有陸穎筆近乃不佳至此之語往時歸安姚秋農宗伯向余言吾鄉之筆夙以尖齊圓健稱近則只餘一尖字余每於筆客自南來者商製霜毫願以時價倍蓰付之對曰公出善價其如世無良工何不敢諾可慨也古云不知磨墨抑磨人今則筆使人人不能使筆矣天資既遜古人雖以人一己百之功無佳筆稱手亦徒喚奈何耳

紙以舊宣爲上新製者能受墨便佳高麗鏡光失

之於滑不滑者頗難得逸少帖中陟厘藥名即苔也可作紙南人誤呼爲側理今之紙工專尚膠礬雖以魯公腕力亦不能透背矣

乾隆甲寅侍劉文清公座有售薛道衡銅琴者公以三十金售之嗣經成哲親王以黃山谷眞跡卷子向公易去逾二十年王以此琴並明人鐵笛見惠余即以銅琴鐵笛名齋

于文襄公嘗語同列云所謂緙絲者乃用之於册頁手卷不聞施之於衣蓋往時朝衣蟒袍皆織成

豈獨無縴絲郎顧繡亦後來踵事也
余舊藏明熹宗小鐵斧柄長四寸有奇截金爲字曰天啟三年造繪圖紀詩友人多題詠又得項氏硯屏大盈尺厚三分有奇一面可磨墨一面鐫松雪臨曹娥碑雕紫檀爲座欲用硯則拆之欲用屏則合之製絕精妙刻有天籟閣子京父章
余向得明帝二靴一爲五色皮戰靴其製畧與今同惟方頭耳一爲箋底皁靴製甚工而其勒以天青地圖金爲之不知常用者抑係禮服俟考又見

明臣朝服與梨園部演蔡伯喈辭朝一齣所著者
同
普度寺番稱瑪哈噶拉廟睿忠親王初入北京時
邸第也地與前朝南內相接廟內供王在日所御
甲冑弓矢
胡圖克圖之與喇嘛猶菩薩之與和尚當
國家發祥之始胡圖克圖等各建大勳說降蒙古
諸部落所謂轉世者卽官場之世襲也是以
列聖恩禮有加以酬其庸非秦始皇之求仙漢明

帝之佞佛比也

余未諳習內典臨摹古人所寫佛經偶有會心如比邱尼豈非尊我孔子耶居馬蘭峪工次時工人於舊寺中添建三教聖人殿求書聯語遂書云西域談經心仰尼山思竊比東周問禮語傳柱史戒深藏

太常寺仙蝶久著靈異相傳乾隆五十三年仲冬純廟欲觀卽於地壇印宅內得之置於貯帛匣以進旋

賜五言律詩一首詩註載侍郎德明以錦匣呈覽
并云茲忽至其家先文莊公管太常寺有年每於
署中見之其時亦有七古一章以紀次年正月先
公捐館三月望日卜葬是日天寒大雪二蝶自雪
中飛來向先靈翔舞觀者稱異又嘗至余家落盤
中鮮棗上薩克達夫人以手持棗祝曰請勿動容
細觀爲寫照蝶竟立棗上良久夫人又嘗以帕承
之告以圖或未肖請再觀蝶立帕上亦良久
嘉慶年間隨

焉至黑龍潭潭水縱廣不過數丈深不過二尺許清澈可鑑毛髮中浮不盈二尺物類木炭諦視之乃黑魚也頭起二角左長右短游泳形狀迥異常鱗問之僧人一歲中只數見莫窮來去之蹤余紀以詩曰未必即爲龍魚中無此類噫異矣

西山大覺寺金之淸水院故名靈泉明宣宗易以今名正統間復修葺之寺建於山腰遠望煙樹蒸龍但露浮圖數級及廟始見山門碧瓦丹垣繚以方沼有泉出自山巔盤旋迴繞到處皆通淙淙淲

漲不舍晝夜與檐馬塔鈴相酬答聞之發人深省寺中花木不多惟翠竹千竿高盈四丈一碧千霄七尺牡丹一樹花時絢爛甲都下西山南北梵宇不少各標名勝而余獨以此寺為最焉

嘉慶丙辰廣心齋給諫巡視南漕歸以臘梅二本贈告曰此數十年物也其善培之因寄養於西直門外之極樂寺每花時取回今逾四十年拳曲擁腫老樹著花枝多韶秀置之明窗淨几間香沁心脾屢有題詠并倩姚伯昂圖之

士君子俯仰身世每恨不見老成
典型時於載籍中得其一語一言
輙不勝高山仰止之慕而況躬侍
門牆獲聆緒論者乎我
相國夫子幼承
庭訓早躋巍科歷事

三朝供奉
內廷之日久聞見極博識有非外
人所能窺測者門弟子燕閒侍坐
多舉前言往行以爲勗間及
昭代掌故如數家珍顧夙夜在公
無由筆諸簡策也比年樂志林泉

闕觀頤別墅於西山深處筆墨清
暇迺徇門弟子之請條舉類比
釐為二卷首紀
恩遇次述先德次誦師說或臚
列典章或評隲詩文書畫而不
言神怪不道鄙瑣雖單詞片語

要與經國大猷相裴明昔司馬
温公著涑水紀聞歐陽文忠公
著歸田録皆有裨於史乘不纇
南宋以後語録啓空疎门户之習
國初則新城王文簡公居易録池北
偶談香祖筆記諸編宏奬風流

家為藝林膾炙以今視昔未易軒輕矣而
夫子意存冲挹不輕以示人人之爭先快覩者鈔胥有所不給於是出藁本付刊門弟子誦之咸如日坐春風中其未遂升堂情殷私淑者

亦可因是以窺見我
朝文獻大略展卷紬繹儼然與先
進衣冠周旋晉接耳提而面命
之也謂非厚幸歟
道光丁酉冬門弟子葉紹本穆彰阿姚元之
徐松彭邦疇許乃濟祁寯藻恭跋

雍容豪華氣象滿洲貴族人家
一旦風流雲散空庭靜掃落花

書已破損不堪以其可備清朝掌故因付葺而存之榮和為清廷名相名演員程硯秋其後人也硯秋已逝其餘韻繞梁未絕今惟有春城空聽雪花聲矣

剛主老人題